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1年1月29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组版:格扎

娘的腊月

◎石泽丰

这几天,北风刮个不停,气温持续下降。深夜,感觉身上的被子都不御寒了。那夜翻身之时,我猛然想到了娘。她一个人在乡下,寒意袭身,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度过这些夜晚的。前些日子,我打电话给她时,叫她早睡晚起,现在没有什么事了,早晨就多睡睡。不知娘是否按我说的去做了。

娘是一个闲不住的人。我小的时候,腊月里的娘从没有早早地睡过。她白天忙着农活,夜间,坐在床沿上,总是一针一线地为我们缝补着衣被。小瓦屋四处漏风,就连用薄膜蒙着的小格子花窗也不例外,风往屋里钻,往我们的被褥里钻,那真是天寒地冻啊!娘扛着寒冷,为我们缝补温暖,缝补平凡的母爱。那时,村里没有电,家家靠煤油灯照明,灯火如豆。这样的夜晚,我睡在娘缝补的老布被褥里,身底垫单下是一张破旧的棉絮,棉絮下是一层厚厚的稻草。这是入冬之前,娘晒晒的。娘把一个装有热水的盐水玻璃瓶放在我的脚边,为我取暖,她做着针线活。

在我印象中,腊月之夜,娘多半是为我与姐姐赶制新年的棉布鞋。她把日常剪下的碎布拼凑在一起,然后用小麦浆糊将它们一层一层粘起来,做成鞋帮子和鞋底。刚粘起来的碎布鞋底在娘的手上有些松散,她就用细细的打底绳一针一针地拉紧。我看见用麻搓成的打底绳在针的牵引下,从鞋底的一面抵达另一面,然后又从另一面穿戳过来,抵达到这一面,再穿戳过去,如此往复。细密的针脚一圈一圈地走,走成了细小的生活之花,走出了温暖的生活。针尖有时很难穿透糊着浆的鞋底,娘就将针尖在发髻上一擦,然后用戴在右手手指上的顶针顶,难纳的鞋底不倒娘,生活的苦难不倒娘。娘最终用自己的韧劲和不屈击败了苦难,击退了寒冬。她用满手的冻疮换来了儿女的温暖,换来了儿女拥有新鞋过年而产生的喜悦,换来了儿女的春天。

记得有一次,野性子的我在砂石路上奔跑时,不小心跌倒了,膝盖擦破了皮,膝盖处的裤筒擦出一个洞来。我伤心地哭了,为娘刚刚为我买的一件新裤子。而娘并没有责怪我,问及的是我膝盖痛不痛,说是裤子破了没关系,娘晚上给你缝。那晚,我看到娘小心翼翼地挑着每一根细纱,一针一针地缝补起来。最后,缝补好的补丁处,如果不仔细看,根本看不出它打有补丁。

进入腊月,娘开始为我们新年的可食之物做着准备。在那些公鸡叫头遍的凌晨,她穿衣起床,把前一天没好的黄豆捞起来,和父亲一层层添进石磨里。石磨在父亲的拉推之下,一层层洁白的豆浆从磨缝里争先恐后地挤出。娘一边向磨眼里添着黄豆,一边用手捏捏豆浆的粗细。豆浆磨好了,娘和父亲又开始起灶打豆腐。我和姐姐睡在床上,闻到了香气,便一骨碌地爬了起来。还没有等我们穿好衣服,娘就将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端到了我们面前,上面还洒了一层白糖。

生活有了些许甜蜜,是娘用劳作换来的。我们在娘的拉扯下,熬过荒灾,跌跌撞撞地长大了。如今,石磨早已不知去向,娘也老了,但我依旧常常想起那时的岁月,想到娘的腊月。现在机器代替了手工,批量生产再也不用人们为赶制新年的礼物而起早歇晚,我却怎么也感受不到农耕时代的气息,找不到腊月里乡村昔日的姿容。年轻一代通过微信或支付宝的方式进行网购,所需的物品被送快递的一一送上门,都不需要出门。这些时代发展的产物,一层一层地压下了乡村手工劳作的气息。

我总在回想,那些压在人生美好回忆里的压舱石,除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打拚,我们的下一代根本无法体会。这让我常常愧对娘,愧对她把我养大成人。如今,我生活在城里,与妻儿相伴。父亲去世之后,娘独自生活在乡间,守着老屋,守着生命里一望而见的不断的未来。岁月多么无情,岁月将大多温暖的事和人封藏成一段历史,封藏成我不尽的回忆与留恋。包括我娘。

父亲穿过牛群,从河里汲起一桶水,返回时放下水桶和牧人搭话,父亲仅会的几个藏语词汇定是用尽,他开始一会儿手指远处,一会儿放在头顶,牧人也是手舞足动,像在起舞。语言不通,竟然相谈甚好。牧人从锅里舀了茶水灌进了父亲的水壶,父亲竖起大拇指。我迎着阳光走向父亲,接过军用水壶,转身同朝车子走去,我们的影子黑黢黢的,像草地上的牦牛贴紧地面,我小心迈步,影子缓缓向前,如牦牛一般无声温柔,我心情愉快,在草原放牧一颗自在的心。

——《放牧》

放牧

◎谢辉

遇上父亲检验车的时候,他会让我坐在副驾驶座,带我出去兜一转。这天,修理好的车检验性能良好,父亲去跑一趟半天打来回的短途。车行国道,盘山路弯弯曲曲,一会儿溯河流向,一会儿顺山走势。一切如同严密布局的神来之笔,河流婉转,山峦起伏。过了五公里加油站的地方,河水慢慢变平顺,水面初平映着高远天空,如穹盖的蓝天从四面笼罩下来。

远处一点绿像天边长出的嫩芽,慢慢扩展成了宽广的绿草地,河流给它嵌上一条闪光的丝带。忽然有黑色的牛群墨汁一样汨汨流入草地,浸渍般散开,一朵朵乌黑的云朵缀在草地,两位牧人远远地骑马跟在牛群后。公路伸展到草地边,我们离牛群近了,牦牛悠闲地咀嚼青草,雄健的身躯在悠缓地移动。远山静穆,草地丰饶。望着绵绵云朵一样柔顺的牦牛,我内心充满惊讶,先前见过牦牛在汽车喇叭尖利声音惊吓后在公路上狂奔,尖角乱撞,慌不择路,卷起满地尘土,特别吓人。这一刻它们与之前判若两样,温和克制。汽车缓缓走过它们,相安无事。

卸下货物回转时,车需要加水,将车停在路边,父亲拎起水桶,拿上军用水壶向河滩走去,走下公路,要穿过草地到达河边。我在路边等待。河滩已升起一缕淡蓝的烟,像飘渺的精灵,两位牧人在水边搭上三块石头,生火炊煮。父亲穿过牛群,从河里汲起一桶水,返回时放下水桶和牧人搭话,父亲仅会的几个藏语词汇定是用尽,他开始一会儿手指远处,一会儿放在头顶,牧人也是手舞足动,像在起舞。语言不通,竟然相谈甚好。牧人从锅里舀了茶水灌进了父亲的水壶,父亲竖起大拇指。我迎着阳光走向父亲,接过军用水壶,转身同朝车子走去,我们的影子黑黢黢的,像草地上的牦牛贴紧地面,我小心迈步,影子缓缓向前,如牦牛一般无声温柔,我心情愉快,在草原放牧一颗自在的心。父亲往水箱加水,我揭开壶盖,温热的蒸汽带着炊烟味飘出。我坐在路边的石头上,捧着牧人熬制的清茶,小口啜饮,学着牦牛咀嚼那样动动嘴唇,把吸入的阳光反刍,吐纳来自天空的自由芬芳,心境牦牛眼睛般透亮。

牧民开始把它们赶到一块,沿着公路向康定的方向去。草地窄狭时,有的牦牛会涌上公路,怕惊着牦牛,父亲把车速降到最低,跟在后面,牧人小心地维护着牛群,我们一路同行。走到岔路口,牛群往草地行,车转弯,我们分路扬镳。父亲和牧民挥手道别,牛铃清脆闪亮。

周日,母亲牵着我行李家锅庄,锅庄门口拴着几匹马,院门敞开,赶进院内的牦牛在红沙石地面上你碰我撞、转圈调整身姿,牧民试图使它们安静下来,锅庄的石板地面湿淋淋的,有雨天的积水,和牦牛的粪便。阳光从锅庄二楼斜照下来,牦牛摇着尾巴驱赶蚊虫,身影散乱,仿佛一颗颗局促无措的心,我想它们定是想念那纯美的草原了。

入夜,家里雪白墙上的一幅地图向我展开色彩明快的世界,父亲指给我:“这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——青藏高原,我们康定地处它的边缘,褐色高原群峰连绵,蓝色的河流血脉一样穿流其间……”躺卧床上,“仰视高原”,带着惊叹我轻轻返回草原:群山敦实、阔远、高渺,酷似一头头雄健的牦牛,河流起伏,高原卧伏苍苍。牦牛黑袍如墨,青空中浮云漫卷,草地上蚊虫唧唧,黄花、红花、紫花点点绽放,蝶飞蜂舞,鸟儿河面振翅飞翔,我行走在其间,自由得像刚刚破茧的思想。星空辽远,仿佛有神秘牧人放牧万有一切。蓦然惊醒,世界在我的梦境,又或我在世界的梦境?慈怀如母,我与万物共同领受恩典。

另一扇窗

◎潘敏

有微信、微博等媒体工具,但文学发展欣欣向荣着,老中青三代经常有机会坐在一起探讨文学、写作。

喜欢文字的年轻人也因此而集结,开始有了交集。偶尔会邀上几个要好的文友去拜访杨丹叔先生,他常常列出长串长串的书单,叮嘱我们不但要写,也要多读,还要勤思考。有幸我们都能生活在这片土地之上,他说,我们是幸运的,生活在一片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土地上,这也恰恰是我们写作的源泉。

栏目的编辑之于作者,就像一盏明灯,只为你投下一束光。在我人生的某一阶段,我一度离开了写作,沉浮于世间之时,又总是放不下写作的执念,总觉得有和别人不一样的灵魂,备受煎熬。“康巴周末”再度约稿,这次是王朝书老师。叫我写一篇与官崎峻相关的文章,官崎峻是日本人,是这个世界上很有名气的人,翻开报纸,打开电脑,与他相关的影评、采访太多太多了。而我生活在地球上偏僻角落当中,最最不起眼的角落,我这么微弱渺小的人,能写官崎峻的什么呢?虽然一切都与他的耀眼的光环无关,但官崎峻的光芒却能照射到我这平凡的生活当中,是一种无微不至的关照,一想到他,我就像跌进无边的童年,躺在最为柔软角落,舒适安定,一切又充满希望起来。当时文章写完,交给朝书老师,她把这篇稿子转交给杨丹叔先生后,杨丹叔先生又一次很郑重地邀请我去谈一场话。距离第一次这样正式的谈话,已是十年。

彼时,我已初为人母。但那又怎样,同样也有深陷于生活的琐碎困惑当中,不能自拔的时候。杨丹叔先生是认真读过我的这篇文章的,感谢于他对作者的尊重。他从这篇文章中,看到了一个欲言又止,认为自己永远无法长大的童年中的我。就是这样一个个不起眼的我,却让杨丹叔先生投来了更多的关注。

陆陆续续地,《甘孜日报》的一小块一小块空间总能看到自己的文字,这给我注入了无穷的力量。很多时候,我会把文章交给现在的编辑南泽仁,因为泽仁在文学

猛董摄行记

◎高秀清

鸣林。偶尔,他也会骑上摩托车到河谷深处的乡上买点必需品。这里是他的中心。出海口,我又拍了几张星空下的全景图便返回了木屋。克咪为我捧上一杯热茶,喝下一大口,身体很快就暖和了。在火塘边,我和衣而卧。

我们一行十人的马队向猛董行进,同行的海哥背着手走在马队后面,很闲的样子,而李迎着他惯有的小碎步跟着。

李说,想去看看猛董寺庙的壁画,我们就沿着山路攀行。

穿行在山林,踏过厚厚的落叶,渡成新搭的木桥,铃铛声在林间回响,弯弯绕绕的路随着山形而上。扎西说,可以骑马了。笨拙的我手搭着扎西的肩膀小心翼翼地上了马,他手握缰绳走在前面。过了几个山岗,在最高的山梁上极目眺望,仍旧是那起伏的山峦,左边的盘山路是百年前的茶马古道,马帮的驼铃声似乎还在古道上回响。

开始下山了,我们都下马缓缓走在草坡上。此处更加宁静无一丝喧闹,伸手中在空中慢慢移动,想要抓住尘封的往事。十多年前的那个早上,少女达娃与我一道背上行囊去拍摄晨光里的那些风景。现在又望到了我们一起眺望过的木里群山和草坪,那棵老树依旧苍劲,那个凹地依旧青草茂盛。我与达娃迎着晨风,聊她的未来。马帮的铃铛回响在草坪,在山间,格外清脆……

半山腰的猛董古庙,镶着金顶,周围新砌的石墙把老庙加固了,里面斑驳的壁画不再受风雨侵蚀。李在壁画下仰望,

眼神像壁画上的线条一样温和。寺庙周围一片衰败,残垣断壁,久已不住人,与那年的景象完全不一样。寺庙上方的达娃家,早已人去楼空,犹记得那年我离开,达娃倚着门外的梨树相送。

离开前回望,达娃家门口的那株老梨树孤独地静立在阳光下,定格了一片记忆。

3
在马背上摇晃晃晃了一天,一到老鸣林,便看见一弯瘦月高悬,也俏皮。我们走在石砌的村道,它在路尽头;走到栅栏前,它在枯树之上;走到藏房前,它在屋檐上。所有的疲惫在月光轻抚下都无影无踪了。

由远及近的马蹄声、铃铛声,在老鸣林巷道回响,那是我们的马队回寨子了。

回到扎西家,众乡亲穿了传统的氍毹藏袍等在火塘边,他们是要为我们跳锅庄舞呢。

“远方的朋友啊,我们喝碗酥油茶,我们唱首歌,我们跳起那锅庄,我们一起渡过那欢乐时光……”歌声萦绕在老鸣林上空,夜色已挂满了星星,一切如此美妙。

第二天一早,李、海哥与克租一道在寨子里选址,他们要为跳舞原始锅庄舞的乡亲们建一个文化广场。

我在寨子里闲游,走过几道弯,几座普米族的藏房,来到山梁上,甚为开阔,晨光像给远山戴上了皇冠一样庄严,金色穿透屋顶的炊烟,冬日的树梢,村道栅栏的空隙,沿着村道走过的老阿妈,坐在下小土包上捻动佛珠,不远处的牛马在安静地回味青草。我拿起手机360度拍摄,满心都是喜悦。